



我是偷偷来到当时乡里（那时称公社）唯一宰猪的地方——食品站的。那时我念初一，是一九七五年中秋节的前一天，父亲给了我一元五角钱，嘱咐我称两斤肉回去过节。那个年月老百姓吃上猪肉，就如现代人中了千万元彩票大奖。谁一年里能吃上几回？一来家中没钱，二来即便有了钱也很难买到猪肉，食品站里个把礼拜宰一头猪，全乡近万人口，平头百姓随便岂能吃上肉！

我去食品站的时候，站内已人满为患了。门槛上、屋檐下、猪圈旁到处都是拎着竹篮打算称肉的人，特别是窗户边上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谁也不把谁放在眼里。看到这样的情形，我当时心里很有些发怵，这么多大人争抢肉票，哪还有我这个毛头小子的份。有了肉票才算真的有了肉。怎么办？硬着头皮往里钻，肯定不是大人们对手，那道没有人维护秩序的人墙比现在的钢筋水泥还要坚硬。

“国泉，你也不上课，偷来称肉呀！”我顺声望去，原来是同班的S。S比我长两岁，个头比我高出一大截，许多同学都有些怕他，敬而远之。但他对我总有一份不知哪来的亲近感，每有同学欺负我，他一准站出来替我打抱不平，甚至为我大打出手。

一看他汗流浹背且喜滋滋的模样，就知道他买到肉票了。我轻声敷衍了一句，便再次无望地望着人



母亲走得那样匆忙。我总疑心她老人家是在和我们躲迷藏，躲得深深远远，而我一直在等她，却总是等不着。

去年九月的那天，送走亲友，我去广场小区里买菜。半下午的，市场还未起来，路边零落的几个农妇、几个菜篮，就像我七零八落的心思。菜篮子旁边有一个竹蔑篮子，盛着大半篮的桂花，颜色茂好，小黄花儿攒着堆，一粒一粒，有幽幽的香。我拿着看，那农妇说，你拿一枝去吧。

回到父亲家里，找个白瓷杯，接了半杯水，把桂花插进去，斜斜的。母亲也喜欢在杯子里插花，一大把，满摇摇的。

父亲，弟弟，我们姐妹几个，坐在客厅里，有时沉默，有时低低说几句。天慢慢暗下来，只有浓浓的桂花香，拢着屋子里的我们。弟弟说，今天那墓园的桂花也开得极好，母亲只怕是喜欢的。说着，泪便出来了。

“头七”那天，母亲的墓地，一排排的桂树正开着，母亲的墓头，是累累的素净朵儿。

“假肉票”

金国泉

墙。S知道我一无所获，便擦了擦额头上的汗问我打算称多少，我如实告诉了他，他说：“正好跟我称的数量一样，我把我的肉票卖给你，你把钱给我，我再去挤票去。”我说：“这怎么好意思？”“有什么不好意思。你放心，有我在还怕称不上肉！”

有了“肉票”，称肉便顺水顺舟。本打算等S一同回校，但仔细一想，我在这里又插不上手，不如回学校，省了挨老师批评，便跟S打了声招呼，拎着肉匆匆走了。

谁也没有想到事情就发生在我走之后。第三节课下课不久，同桌告诉我，S造假肉票被食品站抓住了，正站在黑板报栏前面。我一看，黑板报栏前围了一大群同学，被围在中间的的确像S，胸前似挂着块纸牌子，牌子上写着字，离远了看不真切，事后，我才知道是“假肉票”三字。

原来，我走后，食品站便不再出售肉票了。S一下子慌了神，怎么办？他苦苦哀求那位掌握“生杀”大权的肥头大脑的站长，他说家中奄奄一息的奶奶想吃肉已想了好几天，奶奶的最后一个心愿，希望好心的站长帮帮忙；然而无济于事，站长铁了心的不给，眼看着肉案上的肉被一斤斤拿走，又不好意思回去找我要，情急之下，他便想出了制造一张假肉票的办法。要是

那张硬纸版制成的肉票再旧一点就好了，要是那张假票上也有斑斑油腻就好了，食品站肯定分辨不出真假来。我后来向S谈及此事时，S笑着显出几份惋惜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向我说明这一切，那肉原本就是你称的肉。他说他做不到，他不愿出尔反尔。

自那以后，S便不再叫S了，而被唤着“假肉票”，“假肉票”怎么了！“假肉票”上哪去了……唯独只有我一人不敢这么称呼。在整个初中学习生涯中我为这件事，为那块不停地在我眼前晃动的纸牌子一直诚惶诚恐，忐忑不安，总以为是自己导致了这场堪称为“悲剧”事件的发生。虽然，S从未责骂过我，更没有要我承担什么过错或责任，仍旧对我如从前一样友好。

S挂着那块纸牌子在学校站了两天，半年后他离开了学校。我那时以为是学校因其造假肉票，开除了他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奶奶死后，家中欠下了生产队里的债，他必须回生产队劳动偿还。上高中时，我曾专门去过他家，他说，两天后，他奶奶谢世，这使他稚嫩的心灵雪上加霜。他奶奶临终前的眼神一直敲打着他的心灵，那是怎样的一种饥渴，他永远无法忘怀。

几十年了，我仍然清楚地记得S离开学校时那双湿润的眼眶，以

及眼眶显示出的那种说不清楚的恋情，印象中，他离开后便没有再踏进校门一步。

如今当年的中学已经改为一所小学，校园内既没有我们原来的教室，也没有我们那时的操场，当然也就没了我当时站立的地方。

那地方在哪？我知道我在这所小学的教学楼前肯定等不来他的身影。这些年虽多方打探也一直没有找到S的任何消息。那张假肉票，那块写着“假肉票”三个字的牌子却一直呼唤着我，时时掀动心灵。



金国泉，中国作协会员，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班学员，诗歌、散文、文艺理论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文艺报》《天津文学》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等50余家省以上报刊。作品多次在省内外获奖。著有诗集《记忆：撒落的麦粒》《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》《金国泉诗选》及散文集《大地苍茫》等多部。

闻香思母亲

方丽清

母亲生前是喜欢花的，父亲给她砌了花池，种着桂树、木芙蓉、天竹、月季、茶花、迎春、蝴蝶兰、茉莉、菊花，都是好种的寻常的花，就像寻常的母亲，却让院里常常有好颜色。母亲种在池边的那一树茶花，水红色，冬日里可以开上几十上百朵的，花上覆着雪，亦是好颜色。这些好颜色覆着我的童年，覆着我们那个家，家便是五彩带着香气的了。

母亲走了之后，阳台上几盆海棠依然红艳艳的，开了又开。我走过去，蹲下来，海棠叶拂过我的脸，我笑了，又哭了。去世前的那几年，母亲爱上了海棠，四季海棠。春天里，胖胖的母亲在阳台上插枝，换盆，用菜籽饼泡水浇花。母亲腿脚慢，但她不着急，不着急的母亲种的海棠好极了，稚绿娇红，朵儿堆着，红云一样。叶子和花都油油的。隔壁人家的阳台上，春秋天，也是红云一样，母亲曾笑着说，那是她插枝长成后送过去的。

去年的桂花好，处处是涌动的

香气，香气袭人，却再也香不过家里北边院子里的那棵桂花树。一楼北边的小院子，少阳光，阴阴的，母亲曾单种了一棵桂树，桂树下面养了一群鸡。因为阳光不够，桂花总也不开，有一年，桂树挣出院墙高，总算挣出一树的桂花来。所有的花都开在树梢上，金灿灿的，阳光在花间在窗子上闪耀，斑斑点点，如河流的水波，母亲站在波光里浅笑。我羡慕楼上人家近水楼台先得月，窗开就是桂花，不知道有多美，“我们也美啊”，母亲低笑，摩着我的头顶，“你闻，几间屋子里，香喷喷的呢”。母亲折了几枝，用白瓷杯接了水，一捧花放在客厅茶几上，一捧花放在她卧室的五屉橱上。家里有了花，便有些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我也不晓得，只好像大家都高高兴兴的。

母亲去世不多久，我在路边散步，一路走，花香一路跟着，郁郁的。桂花开了有些日子了，正当盛时，树上地下皆是一片银白淡黄。树下阴翳，树外是秋阳，日色映溪

连山，斑鸠在远远的地方叫，“姑一咕咕——谷一”“姑一咕咕——谷——”，隐隐悠悠，这飞行于桑麻之间的鸟儿在秋季里依然欢乐地叫着，天地空阔，这最好的日子啊……微微的风来，一地的落花簌簌的，远远望去，薄雪一般。泪水滴落下来，我擦去了，泪水又滴落下来……母亲，原来我是这样想你。

天快黑了，远处的山林披上了幽蓝的外衣。桂花香，一点一点的粘在身上。

有如约而至的春天，也有久别重逢的人，母亲，我便当每一朵花开，每一缕花香都是你，等你，遇你。



方丽清，企业职工。